

## 6 前沿 Frontier



著名历史学家弗格森专访

# 财富、政治与文明：中国与世界

何平 | 文

【编者按】2016年5月，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杰出访问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为清华学生开设了课程《中国与世界：历史视角》。在课程最后，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何平教授代表本刊与弗格森教授展开了精彩对话。

弗格森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可能进入到一个资本积累继续增长而消耗减少的阶段；南海是历史问题，中美之间一定要避免军事摊牌，最重要的是可协商的氛围，一定不能急躁；不同文明之间更多的是融合而不是冲突，世界的主要问题在文明体内部，即体系内部机构的冲突或者低效。

## 财富的增长和传承

何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类社会中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存在一定规律的。什么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推动器呢？

弗格森：其实，在人类社会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太多所谓财富积累的，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导致了十七世纪以来资本积累的增长。我说十七世纪，是因为我认为资本积累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显然更加重要。

在《文明（Civilization）》这本书中，我提出，有六种重要的因素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首先出现了，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对欧洲及北美成功的最好解释。竞争这一概念被合法化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为了一个合法化的用语；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让技术改变生活成为可能；基于产权的法律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优势，产权真正始于英国，那儿的法律系统给予了产权以明晰的定义；现代化的医疗显然是近现代西方独有的一个现象；还有职业道德，这个词也最早出现在西方，它意味着你必须有效率并高强度地长时间工作；最后是消费社会，一个你我都身处其中的世界。

所以回答你对于当下经济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就在于结合我刚才说到的那些要点来实现可持续的资本积累：竞争，法治，科技变革，现代医疗，职业道德及消费社会。我们可以看看周围，其实在中国，上述的条件大部分都满足，当然并非所有的都满足。例如法律体系的转变似乎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还有一点是要确保竞争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中而不只是一些特定的市场中。

何平：你相信可以在能源消耗和资本积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吗？

弗格森：绝对。我们可以得到一条有关二者关系的曲线。在资本积累的初期，能源消耗增长非常快，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但是到了某一阶段，使用能源的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例如现代的欧洲社会，当然欧洲这一阶段的到来晚于美国；在这一阶段，社会对能源的使用变得更加高效，以至于曲线达到了一个高平台上。在那之后，甚至可以到一个下行的阶段，即资本积累还在增长但能源的消耗却减少了，例如消耗更少的石油燃料。这个目标绝对可以达到，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浪费的国家，如果美国人都像德国人那样生活，那么每年消耗的能源还可以大幅度减少。

何平：下一个是有关家族企业、财富继承方面的问题。中国在高速发展的三十年间涌现出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面临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在西方，有些家族的财产传承了几代人，例如你为之写过一本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你能分享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如何进行财产继承的？

弗格森：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家于18世纪后期法兰克福狭窄的市井小巷之中，到十九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几乎没有争议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这个家族至今还非常富有且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

他们如何做到这一切呢？

我在我写的书中介绍过，这个家庭在结构上非常特殊，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一旦家族赚了钱，他们用两种非常特别的方法来维持财富。